

御選明臣奏議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七

劾縱盜各官議川省善後疏

嘉靖四十四年譚

綸

臣謹奏據成都府申查得仁壽縣堂上櫃內原貯白銀
被盜劫去等因臣將該縣知縣周大繡巡捕主簿李萃
責令戴罪拏賊所據失事官員通合查參以懲弗恪參
照仁壽縣知縣周大繡忝居令長不顧司存銀已在庫
而慢藏典守之心何怠賊得梯城而行劫防禦之術誠
疎在平日雖有愛民之心于臨事殊無弭盜之略人賊
稍獲遺逸尚多巡捕主簿李萃才本闖茸政亦怠弛伴

食縣堂任兵疲而弗練高臥私室致寇至而罔聞雖在履任之初難追曠官之咎此二者臣所當提問以爲奉職不恪者之戒也布按二司守巡川西二道左參政李尚智僉事呂廕均有地方之責難免疎虞之愆但李尙智則兼攝下川南道巡歷敘瀘未回相應免究呂廕則承委監督操務彼此顧慮難周相應量行罰治再照四川一省遠在西陲山川險阻甲于天下法網疎闊自昔而然邇年以來在外則諸番跳梁雖屢行撫勦而桀驁之態尚轉相效尤而恬不之改在內則武備廢弛卽嚴

行督責而文武之屬率視爲故事而莫覩其成如臣自入境以來卽首視各郡縣城垣要皆單薄無益防禦甚如雲陽等縣之城則倒塌殆盡僅存遺址推之通省大略類是繼之簡閱軍伍尺籍徒存逃亡過半此則天下衛所皆然而四川爲甚矣至于民壯則論糧編丁最爲近古其在今日可以循名責實轉弱爲強惟此而已奈初意寔失于承平之久良法盡壞于不才之官有司視役占爲當然以選練爲長物而先年又以採辦之故工費浩大稍議折徵以濟一時燃眉之急後以民力告困

暫行停減因循至今額數皆失而所存無幾又皆白徒市棍遊手遊食責之披堅執銳以待暴客其將能乎故自富順失事之後僅及年餘而越城劫庫已經四起有由然哉又照全蜀四塞之地皆有盜區而永寧播州二司尤爲淵藪蓋二司利羣盜之重賂羣盜恃二司爲三窟出沒無常緝捕難及非一朝一夕之故故先年議設分守參將一員于永寧宣撫司駐劄兼制播州一帶蓋欲其宣布威信鈴轄土夷誠爲有見乃今反使羣盜得憑藉諸司以爲逋逃之主而莫之誰何則又將焉用彼

分守兼制爲哉其故蓋起于各官謀身之念太重任事之志弗專徒欲上下雷同遷延歲月僥倖無事以保全其富貴而未知顧名思義原始要終爲地方謀爲朝廷計耳則亦無惑彼之桀驁愈甚轉相效尤而莫之改也至于參將周表則又有難以備責而當爲之處者蓋制馭土夷之道在我當守其舊章在彼宜責以定分則我既有執詞而彼亦自心服查得本路參將原係分守銅仁後改爲思石兼制川湖播州等處向駐貴州石阡府今復改駐播州兼制思石遂使該司上下同辭紛然申

擾以爲不便臣初嘗切責之比查前此當事諸臣亦累行議處至久而未決蓋土夷每以激變上固爲言周表亦以孤危難處爲慮臣因爲之熟計宣慰楊氏之有播州已數十世所轄八司土夷自常賦之外朝廷未嘗令其妄出一錢而一旦以其素未嘗有之官隨帶三省之兵改駐于其治內供應夫馬不免偏累誠于情有弗堪故其心未帖服而周表此時且不免委曲遷就以計定人心爲事不然恐生他故愈益難處而又何暇問其藏汙納垢之事而畢得行吾志哉故臣謂難以一概責備

而又當爲之處者此也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將知縣周大繡等行巡按御史提問僉事呂廕量行罰治左參政李尚智免究仍聽臣嚴督守巡兵備等道府衛所州縣等官將通省大小城池並行修濬務高深如法保障有資合用工料從宜措處其原設民壯盡行查復舊額分投訓練務成精兵以備不虞及通行永寧等處參將安大朝并敘瀘重夔各兵備道嚴督播州宣慰楊烈永寧土舍屠效忠等將竄入該司地方有名強盜盡拏獲解臣正法仍禁戢所屬不許再行窩藏其參將周表

仍聽該部轉行臣與貴州巡撫都御史從長計議改駐適中地方免使獨累播州一司致生疑畏而文武庶官中之有怠緩不職與土司中之有桀驁弗恭者皆從臣遵照敕諭參拏處治甚則加之以兵如此則守無不固令無不行而區區小寇不足慮矣 疏入帝從之

選練州縣民壯疏嘉靖四十五年

楊博

臣竊惟天下州縣選立民壯照依里社以爲額數相沿日久名在實亡每遇地方有警動稱無兵必須仍復舊制以壯兵威以嚴內治蓋今之郡縣卽古之諸侯昔人

謂與之土地人民而不與兵是以匹夫而守一州誠爲至論尚書馬文升有見于此選設民壯量里社多寡爲編次遠慮深謀真得古人寓兵于農之意若使州縣官果能收選得人訓練有法無事可以彈壓奸宄之心有事可以坐收擒勦之效邇年以來寢失原意或以之調防邊塞或以之抽補軍役徒有民壯之名未見兵勇之實卽如近日四川南直隸妖寇之變守土官員束手無策誠爲後車之鑒應卽行南北直隸并十三省巡撫都御史轉行兵備守巡該道著各府州縣掌印官照依曩

年事例卽查本州縣原額守城民壯若干現在若干逃亡未補若干中間守邊抽軍各若干卽今應該作何處置或將本處理有快手機兵等項改補止要查復原額之數不必多增一人以致勞民傷財編列隊伍每五十人爲一隊設隊長一名一百五十人爲一總設總管一名更查空閒官地一區立爲民壯校場春夏秋三季月操六次至冬操三歇三務使武藝精熟器械修整如遇草寇生發卽便督率勦捕有兵備官處聽兵備官無兵備官處聽守巡該道官不時教閱撫按官巡閱同衛所

官軍一體操練如果人強藝精卓有成效許其特爲奏薦重加獎賞怠玩廢弛者指名參究一整飭間旣無增餉之勞立見足兵之利矣 疏入帝從之

諫修齋建醮疏

嘉靖四十五年

海瑞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欲稱其任亦惟以責寄臣工使盡言而已臣請披瀝肝膽爲陛下陳之昔漢文帝賢主也賈誼猶痛哭流涕而言非苛責也以文帝性仁而近柔雖有及民之美將不免于怠廢此誼所大慮也陛下天資英斷過漢文遠甚然文帝能

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使天下貫朽粟陳幾致刑措
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反剛明之質而誤用之至
謂遐舉可得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濫興土木二十餘年
不視朝法紀弛矣數年以來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
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
爲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于夫婦吏貪官
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
爲何如乎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一時差快人意然
嵩罷之後猶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臣竊謂

陛下不及漢文帝遠甚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工匠弼今
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辭表賀建宮築室
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
舉之而諸臣諛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正言者諛之甚
也然媿心餒氣退有後言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
下之家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
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過于苛
斷是陛下之情偏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徇
私廢公得一官多以欺敗多以不事事敗實有不足當

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而遂謂陛下厭薄臣工是以拒諫執一二之不當疑千百之皆然陷陛下于過舉而恬不知怪諸臣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此之謂也且陛下之誤其大端在于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垂訓修身立命曰順受其正矣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堯舜禹湯文武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術于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至于仙桃天藥

怪妄尤甚昔宋真宗得天書于乾祐山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爲妄誕以欺陛下而陛下誤信之以爲實然過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修真爲無害乎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惟言莫違此陛下之計左也卽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同心今爲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

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然諸臣寧爲嵩之順不爲材之逆得非有以窺陛下之微而潛爲趨避乎卽陛下亦何利于是陛下誠知齋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于臯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爲而切切于輕舉度世敝精勞神以求之于繫風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終于無

所成也今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臣不勝憤恨是以冒死願盡區區惟陛下垂聽焉 疏入逮下詔獄

條陳薊鎮未盡事宜疏

隆慶元年

譚綸

臣謹奏臣會同巡撫順天都御史劉應節議照薊昌爲九邊第一重鎮自有邊患以來前後督臣之所經畫大小羣工之所建明與本兵二次集議其防守事宜可謂至精至密無遺策矣當事諸臣信如兵科給事中張鹵議悉能以實心行之又何兵有弗精守有弗固而邊患

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然諸臣寧爲嵩之順不爲材之逆得非有以窺陛下之微而潛爲趨避乎卽陛下亦何利于是陛下誠知齋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于臯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爲而切切于輕舉度世敝精勞神以求之于繫風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終于無

所成也今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臣不勝憤恨是以冒死願盡區區惟陛下垂聽焉 疏入逮下

詔獄

條陳薊鎮未盡事宜疏

隆慶元年

譚綸

臣謹奏臣會同巡撫順天都御史劉應節議照薊昌爲九邊第一重鎮自有邊患以來前後督臣之所經畫大小羣工之所建明與本兵二次集議其防守事宜可謂至精至密無遺策矣當事諸臣信如兵科給事中張鹵議悉能以實心行之又何兵有弗精守有弗固而邊患

有足虞乎而臣等復不能無言者蓋涓埃之細亦愚者千慮之一得耳謹冒昧列款以聞伏望敕下該部再加看詳如果言不涉迂擬議上請俯賜施行其于秋防大計亦庶乎有小補矣計開一曰議應援臣等竊惟薊鎮之邊天險足恃據險以守本無足虞而前此往往爲敵所乘如入無人之境蓋徒知以守爲守之當事而不知以戰爲守之得策耳臣前議練兵三萬列爲三營分任責戰庶幾以戰爲守一大應援之兵矣然以臣所總督薊遼二千餘里之邊專三萬應援之衆合之雖若有餘

分之則祇見不足且我方明于所往彼已決于聚攻自非就近設有援兵一枝與之相持相戰則擺守之兵未有不敗事者爲今之計合于十路主客官兵之中各選精銳三千人每五百人定把總一員領之謂之一司每二司定千總一員領之謂之一部每三部定參遊一員領之謂之一哨無事則免其做工常行訓練遇警則視其所攻往來截殺無論大舉深入務與主兵併力拒守以待大援之至如大援已至而失守則失守之罪當以大援爲首而本路援守官軍應從次論若大援奉調計

其時日地里逗遛不進以至失守則本路與大援各任
逗遛失守之罪若大援奉調計其時日地里尚未能至
而先失守則本路獨任失守之罪如敵犯別路本路確
然無警則此援兵三千亦聽臣隨宜調撥如此則隨處
有援人心知警而戰守爲有賴矣伏乞聖裁二曰明節
制臣等聞之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
有能之將不可勝也夫將爲三軍司命而勝敗之機乃
係于兵之有制無制何也蓋有制則上下之利害皆切
于身而其心不得不與之共死無制則秦越之肥瘠無

預于己各計謀生故臣嘗謂節制之節卽竹節之節節
節而制之則將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否則
在上者旣無所責成因得以遂其推諉之姦在下者漫
無所關繫往往視棄其主將如弁髦而莫之顧焉此不
特士卒之于偏裨偏裨之于主帥爲然卽于督撫亦莫
不然者矣故領兵裨將居常每對人言曰何必自苦遇
有事來我尚隔著幾輩拚一充軍無不了者是在偏裨
且爾又況其下者乎此皆節制之法未講耳臣等謂宜
請從鎮守總兵官而下豫爲部署如總兵則謂之一鎮

總兵之下有參遊其所領則爲之一路一哨參遊而下有千總其所領則謂之一部千總而下有把總其所領則謂之一司把總而下有百總其所領則謂之一局百總而下有旗總其所領則謂之一宗旗總而下有隊總其所領則謂之一隊凡臨陣戰守之事在一鎮則責成總兵一路一哨則責成參遊一部則責成千總一司則責成把總一局則責成百總一宗則責成旗總一隊則責成隊長但有觀望退縮皆得以軍法論罪至于蹶一總兵則以所部下參遊蹶一參遊則以所部下千總蹶一

一千總則以所部下把總蹶一把總則以所部下百總蹶一百總則以所部下旗總蹶一旗總則以所部下隊長蹶一隊長則以所部下兵士皆斬弗宥是語責成則自大而小凡爲之主將者不得不致其忠論失事則自小而大凡爲之偏裨士卒者不得不護其將合千萬人之心以爲一人之心此則所謂節制之法故雖主之以無能之將亦不可敗昔臣在東南治兵大率用此故能轉弱爲強今邊塞之軍令不行已久臣等竊謂備邊之策蓋莫有急于此者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者也今不

講自治之法而惟紛紛以備邊爲言真空言無補耳伏乞聖裁三曰議功賞凡論功行賞視首級之多寡以爲殿最此若可以爲據矣然臣以爲論小敵則可若遇大敵則當先破敵者勢難取功奪首級者未必殺賊此不惟功賞不明人心解體往往又因爭首級馴至誤事故臣等謂宜于臨事之際以密雲等三大營之兵豫分爲三大枝專備衝鋒破敵而于各路調到之兵分配于三大枝之後以爲應援或遼東或宣府入援之兵則張布兩翼或資之夾擊或聽其出奇仍各將其兵編爲三人

一伍三五一隊三隊一宗三宗一局三局一司三司一部三部一哨每伍以二人殺敵一人取首一首止許同伍三人共之越三人者不許作功其先爲某枝銃箭所傷者則以歸諸本枝銃箭之兵用槍棒者不預焉至于各枝齊奮致敵墜崖墜死者則聽主將于事定之後總取其首合而分之大率以十分爲率衝鋒破敵夾攻出奇者各得其三應援之兵共分其四臨陣斬獲之功願紀錄者以親斬論墜崖之功主將許論部功士卒給賞而已如此則軍無爭功朝無僭賞其得之不以爲倖而

賞之足以勸矣夫賞當其功固爲公平之道而賞不踰時又爲激勸之機今之功賞往往踰年而不決至使獲功之人有不以功爲功而反以爲累之歎豈所以致人盡死力哉蓋緣隨軍無紀功之人日久成腐爛之物以致真僞難明因而持疑莫決也謂宜于秋防之時聽各巡按巡關御史會委老成練達推官二員與之隨營稽察凡遇各枝官軍所獲功次當卽得赴紀功委官處登時紀驗准與作功者卽給與關防小票爲照其首級仍與標記明白別與差人轉解紀功御史覆驗無異仍給

印信小票爲照其各委官先給之票追回不用仍卽具奏陞賞則衆皆競勸人樂捐生而膚功爲有待矣伏乞聖裁四曰議修守查得防邊集議明戰守一款內云將諸鎮入衛客兵專責之戰守本鎮主兵專責之修邊是徒知主兵之弱而不知主兵之中亦有強者也徒知客兵之強而不知客兵今日之弱非盡可恃也爲今之計謂宜于十路主客之中選其強而可以戰者三千人就中慎擇一參將領之如臣等前議免其做工責之常行訓練以爲就近應援之兵其餘不論主客仍盡責之以

修守之事庶幾無藉其戰猶資其守不然二事俱廢則又焉用彼入衛爲哉伏乞聖裁五曰革冒濫夫三軍之士賈勇直前凡以爲功也有功而賞之後期人心且解體矣況奪之功乎臣等竊聞塞上夙弊凡軍士之功將官家丁輒得攘之矣將官輒又攘之矣總督鎮巡中軍旗牌聽用等官輒又攘之矣四方鑽刺報功之人輒又攘之矣是戰士出百死一生而得之而輒見攘于將官與將官家丁之手已甚不堪而未操寸刃罔發一矢者亦得以奪其血戰之功以爲功則誰復肯致死而用命

哉臣等謂冒濫之弊所當嚴爲禁之也伏乞聖裁六曰禁虛詐竊惟春秋兩防大小文武功罪必從臣等與之敘論上之朝廷下之本兵復下之巡按御史以覈實之然後殿最請行誅賞可謂至公至明至精至密且無倖功苟免之弊乃各大小將官不修實事專尙虛詐厚養刀筆之徒置之帷幄之中廣收辯舌之士布之輦轂之下每當有事之秋卽豫爲活套捏寫虛文如見敵輒奔則云如何而拒敵未見烽塵則云如何而轉戰觀望不前者輒敢以陷陣自名摧鋒破敵者反或以退縮見訾

敵未退而先報出境本有罪而肆言有功中外交構遐邇播揚能使聞者聳聽見者色喜因而顛倒是非變亂黑白甚至冒犯交結之條甘蹈欺罔之罪徒取便于身圖不顧觸乎法網比比皆然此而不禁相率爲僞尚安望其盡忠耶臣謂宜請下該部每于邊塞有事之時行令五城兵馬差人于東西長安門外與兵部都察院門首往來巡察但有在彼高談浪議邊將功次卽係前項辯舌棍徒許便拏赴所司嚴加拷訊坐以潛住京師窺探爲姦之條其遞送各衙門報功報事揭帖亦宜連人

送赴巡按巡關御史與之從公查覈如所報是實情尚可原若事涉虛誣卽從重參究并根治秉筆之人如此則詐僞息而聞見不淆公論定而人心自奮矣伏乞聖裁七曰廣利器竊惟中國之長技莫踰于火器而火器之利又莫踰于佛郎機但其制必用銅其次用鐵銅之巨者每具計費二十金次亦不下十五金鐵之巨者每具計費八九金次亦不下五六金點放不得其宜易破破必傷人更制則其費又半之以故不能多具具亦不敢輕用臣在南方見有木佛郎機之法因教武生舒明

臣造而試之其利與銅佛郎機同連發七八銃又不破
壞破壞亦不傷人法用堅木爲體長七尺圍一尺四寸
中空徑寸外束以鐵箍六道計其工費共用銀三錢三
分壞則正易其木而鐵箍則長存費省而用巨莫有善
于此者臣謂宜請乞敕下工部支銀一萬一千兩前來
分發薊昌二鎮十一路參將分投照式制造三萬三千
架分布各緊要關口以備戰守之用且點放則人皆可
能輕便而運動復易壞則責令該路取木易之再壞再
易不必更給之費以現在之兵各兼守一銃計一路增

銃三千架猶如增兵三千名由是推之郡縣推之營堡
制而用之爲利甚博是亦禦敵之一策也伏乞聖裁
疏入帝從之

應詔陳言疏

隆慶二年

王世貞

臣伏觀隆慶二年三月詔書內開朝政得失許諸人直
言無隱竊惟皇上秉聖睿之姿當鼎革之際委用良佐
詢召耆碩挽國是于將非收人心于旣渙大法小廉朝
野寧謐而又霈然下德音求讜論此誠古帝王之盛典
臣向隅餘生猥伏草野過蒙湔拔復領事寄而夙邁疾

厲委頓不前長負生成銜恩邱壑苟有一得敢愛其愚
伏惟明主不遺芻蕘之微小臣遂忘尸祝之戒謹列爲
八事上請倘以爲可採俯賜納用臣愚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不勝懇切願望之至一法祖宗以宏聖德臣竊惟
我祖宗功莫盛于太祖高皇帝德莫盛于孝宗敬皇帝
高皇帝業由開創政多更始臣愚不敢妄瀆至于孝宗
皇帝承列聖之貽範而不顯之深仁厚澤淪浹民志迨
于今過一甲子而謳謠之不衰臣不佞請舉其一二以
告孝宗皇帝簡素恬穆後宮無偏私聲豔之寵節儉敦

謹後乘無狗馬趨肥之嗜御極十八年貢獻裁損殆盡
行幸稀簡昧爽視朝退御經筵咨詢治道暇則召大學
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等相與
講析政要較求畫一以故聖聰日啓萬幾益練少詹事
王鏊嘗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章有所指摘退朝卽召
中人李廣戒勗之曰今日講臣言殆爲汝等宜自省勿
貽後悔學士張元禎上太極圖說亟讀之且讀且嘆曰
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中人爲皇后治袍請開廣東珠池
特命內庫擇藏珠爲之而以責中人曰若不過欲自得

珠不思困吾赤子耶員外郎李夢陽上疏忤旨左右請加杖責不許曰若輩欲快吾一時不過成吾殺諫臣名耳凡九卿大臣不輕更易其年至致仕者晉階賜金續以輿廩偶遇糾彈卽爲溫慰聽自陳乞休以故當時大臣寅恭循法無自私求避之念言官精白靖獻戒儉訐刻覈之風宮府一體朝野救寧卽詩書所稱曷以加焉臣願我皇上深維而憲述之或命輔臣紬繹金匱之秘于孝宗皇帝聖政錄成一編朝夕呈覽以爲聖德之助天下幸甚一正殿名以尊治體臣竊惟太祖高皇帝登

極之後名其大朝門曰奉天門殿曰奉天殿以至詔赦誥敕俱以奉天冠之明人主不敢以一人肆于民上無所往而非奉天也革除年中悉更諸門殿名成祖靖難之初明舉其罪布告天下永復太祖之舊先帝偶創鬱攸暫新耳目未幾晏駕御史往有所陳皇上不忍遽易臣竊惟圖治在乎法祖大孝貴乎成親皇上爲上帝元子可一日而不奉繼太祖大業可一日而遽忘伏望霽發明詔于大朝門殿仍奉天故號以昭象魏之重或以華蓋謹身二殿左右各門存皇極殿等名以慰羹牆之

思實爲便當一酌恩義以處宗室臣于嘉靖二十九年
遇故修玉牒臣云自親王而下至庶人已書名者幾三
萬位又二十年矣可得五萬位周府已近四千位韓府
亦千餘位雖竭天下之財力恐不足以供其源源之產
往者聞禮部會議裁省經制臣愚越在草莽不能盡識
竊以爲國家待宗室之意往往傷于用恩其待宗室之
法往往傷于用義夫族屬至于奉國將軍亦可已矣又
復推而三其中尉以至世世不絕所謂傷于用恩者也
雖其疎者皆高帝及列聖後也無罪而困之于一城而

絕其仕進之路所謂傷于用義者也伏望皇上下禮部
及府部大臣會議于奉國將軍諸子俱聽免其祿秩分
居附近州縣廢箸之日仍照會典事例給與房價量復
徭役終身使得畢力農賈其有志科目者照常肄學應
試聽爲南京及司府州縣等官一應宗室年至五十量
與本等服色冠帶其周韓二府郡王至奉國將軍改封
雲南廣西四川福建地方量給路費行糧庶幾少甦中
土之民且獲安天族之養再照各宗室命名俱限金木
水火土字樣以致重複互犯創造生澀自今而後係中

尉以下止從上字定名其下不拘何字非惟可免重複
創造之苦抑亦少寓親疎之別或謂事體重大或謂關
繫典章臣竊以爲及今不處十年之後將有不勝其弊
者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伏惟皇上銳然行之一
寬禁例以求才哲竊惟王府親戚不得爲京朝官原非
祖宗甲令只是宣德年中秦府永興王欲以女女通政
使李錫子詔謂錫現居喉舌之地不許弘治中吏部尚
書屠浦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以輔係王親創爲此例
出輔參政鬱邑以歿夫屠浦修區區之小忿而使國家

負猜疑宗室之咎狹賢才進用之途臣以爲浦非純臣
也大學士楊一清先後建言頗有次第而新貴人張桂
等謂一清有所援引用浮言沮之迄今未復天潢流派
繩繩無已屬在國親其麗不億卽有奇謀碩畫不得預
廟廊之議干城腹心不得膺保障之託以皇上之側席
思治求士草野而顧乃畫才于聖世甚無謂也且今宗
藩之最鉅者不過以財自娛如江南一富室而已豈有
鈎結黨與爲國家憂如梁孝燕刺者乎伏乞下臣所言
于吏部今後凡係王國親屬一體照常陞用京職毋得

壅闕庶幾國家宏蕩蕩平平之政宗親無戚戚具爾之
歎矣一修典章以昭國紀臣竊惟大明會典一書實我
祖宗經世大法百司庶僚奉而行之可以傳示永永而
時涉變通事多損益先該嘉靖二十九年間修完進呈
不知何緣廢閣然自三十年以後隆慶二年以前中間
典儀之更革兵制之裁定財賦之出納又有不容于不
修者臣愚欲命內閣輔臣作速更定進御頒行至于法
司上懼天威下媚政府以意爲師顛倒三尺或疏辭引
二王而比以詐傳令旨或出題涉風諫而比以子罵父

或奉旨延遲而比以棄毀詔書或奏事欠實而比以衝
突儀仗舞文弄法不可枚舉亦宜明旨禁革著之會典
中永以爲戒臣又惟太祖實錄洪武三十一年止中間
至永樂元年尙有闕漏未載夫漢不以呂氏而廢本紀
唐不以武氏而廢實錄何者明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也
臣愚欲下內閣諸耆碩臣攷究革除年間事跡別爲一
書附之國史之末其侍講方孝孺尙書鐵鉉殞身滅族
以衛社稷宜鑒其吠堯之忠賜以易名之典他若尙書
齊泰等亦要明著功罪以示勸懲其于國家治體關繫

非細一推德意以昭大勸前奉隆慶元年詔書旌錄言
事及查舉先朝大臣卹典海內士大夫欣然加額思奮
其忠力以爲國家風厲一世之典無或過于此或有事
涉遐遠或于格小有未合者臣請罄其一得以備裁擇
高皇帝時開國諸公侯自中山開平岐陽諸王外功莫
大于韓國公李善長潁國公傅友德宋國公馮勝德慶
侯廖永忠善長籌幄轉餉之功不下于鄴留中間以嫌
疑獲罪王國用辨之甚詳友德等戡定蕩闢之績遠過
于絳灌卒老牖下而時屬勳未蒙易名之典文皇帝

北伐時失律者主帥邱福耳而同安侯火真等罵賊力
戰以死其忠節皦皦著實錄中臣以爲此諸臣者宜優
加贈諡者也徵士吳與弼刻行追古力辭宮秩其高風
足以廉頑而起懦翰林檢討陳獻章潛心聖傳化行里
閭其緒言足以繼往而開來副使李夢陽何景明再上
讜言力持權豎氣節足以彰明國是文章足以潤色皇
猷臣以爲數臣者宜特褒以諡者也故給事中陸粲吏
部郎中薛蕙一則上言典禮一則糾論權奸相繼謫罷
中間粲嘗量移邑令蕙則引疾乞休以故于例小有不

合然其直節燉行何可遺也臣以爲此二臣者宜量予以贈者也夫旌及于遠則潛德者思奮旌逮于下則位卑者勉修一舉而勵世之善備焉矣一昭爵賞以徠異勲臣見先帝時復開國六王之後俱爲列侯所以張大國恩率厲士氣至隆厚也今寇無歲不犯邊國家之財用少絀謂宜提空名以鼓舞之而上不爲異格以待下下不爲異勲以報上斤斤守刳印之故規而欲責人以撻伐之奇烈臣以爲萬無是理且王守仁在武廟時提烏合一旅生縛逆濠致之闕下而區區伯爵始見格于

悍宰今復沮于多言夫書生不諳故典謂伯爵爲至重不知今世世稱伯者不下數十人曷不取其祖宗時鐵券校之其功不過下一城破一軍而止有能如王守仁者乎皇上幸下臣言吏兵二部會議若守仁者予之世封其高皇帝功臣如前所舉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德慶侯廖永忠亦宜并下所司講求所以中廢之故取其嫡系量復封爵明告天下有能犁庭掃穴大者公小者伯世世勿奪數年之間能無長平冠軍出而應召者乎一練兵實以重根本臣見節年防秋延綏固原將

士萬里入衛日漸減耗爲之痛心而太倉歲漕四百萬石以養疲癯無用之士爲之扼腕且京師與薊邊呼吸相應臂指互使其勢與他鎮不同臣愚欲望皇上敕下兵部分委御史等官于陝西各邊不分軍丁舍餘精選五千餘名宣大遼東精選三千餘名以爲騎士山東河南山西北直隸等處精選三千餘名浙江義烏等處精選二千餘名兩廣楚蜀土兵精選二千餘名以爲步兵仍于團營錦衣衛各官軍軍旗校精選一萬五千餘名合三萬人分爲二營另委名將如戚繼光馬芳者統之明

詔內所舉廢棄大小將官曾經戰陣者各任偏裨分領各哨日逐演練嚴其賞罰一遇聲息令其協助薊遼總督戰守其陝西每歲入衛官兵俱從停免仍委嚴明給事御史將京營京衛大小官軍悉心清查其老弱者黜退現缺者停補至于錦衣一衛冗食尤多尤宜酌量裁革歲可得漕米三四十萬石以養此一萬五千之精兵不惟薊鎮緩急有賴而國家隱然得居重馭輕之意昔周世宗宋藝祖嘗行此法兵以寢強戰無不勝者也臣愚不勝惓惓之至 疏入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七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八

懇乞聖明覽本顧問疏

隆慶三年

溫純

臣讀易至泰而曰坤上乾下至否而曰乾上坤下乃知君臣與天地等天地交而後化工可成君臣交而後萬幾可理自昔聖帝明王以及我朝或憲老或乞言或顧問或章奏今憲老乞言不可復矣顧問章奏卽漢唐宋未有不胥此以爲治者皇上御極以來朝講勤矣言路開矣獨覽本顧問二事雖言官往往言之而該部未暇爲皇上請者豈非以卽位之初服制未闕在古有三年

不言之禮乎又豈非以政務旁午奏牘雜陳欲皇上一
一而覽之一一而問之將涉于勞而無其要乎今先帝
三年之喪已畢中外臣工莫不以高宗邁訓成王訪落
故事望我皇上思有以答臣工之望則莫如覽本
顧問而已往歲臣在山東聞皇上于講筵之暇以石州
殘破問輔臣臣不勝欣躍以爲聖天子留意邊方如此
不惟臣欣躍而海隅蒼生莫不傳頌九邊將領莫不警
惕是皇上一言卽可以興邦一怒卽可以安天下倘由
此日與大臣商榷時政則其所激發又不知當何如也

皇上何惜一言而不爲天下計哉方今天下災異頻仍
寇盜弗寧閭閻多枵腹待哺之狀邊鎮有脫巾求糧之
苦皇上試于此時勤顧問覽章奏而諸臣中必有以修
攘大計爲皇上言者諸臣言之皇上採而行之一留意
而天下太平之期可坐致無難也且覽本不必于諸司
之章奏而盡閱之也蓋諸司章奏有關於聖躬者有切
于民瘼邊疆者有招擬題覆爲各衙門之所當徑行者
于此辨之不移晷而章奏可覽也顧問非必于天下事
理而泛問之也歷代何由而興衰君德何由而進退中

國何由而久安四夷何由而賓服于此審之不終日而問對可悉也伏乞皇上乘此諒陰之餘俯順臣民之望敕下禮部會同內閣九卿諸臣再加詳議如果臣言可採合無行令閣臣俟日講之暇將票擬過諸司章奏分爲二等凡招擬題覆爲各衙門之所當徑行者不必煩瀆其關於聖躬切于民瘼邊疆者另開節要進呈御覽卽時面請應否採納施行皇上一有疑難更望或召閣臣或召部院諸臣特霽天顏俯賜清問必使歷代興衰之迹君德進退之由與夫安內攘外之要昭然如在目

前始若勢分懸隔久之而上下情孚將見都俞吁咈如家人父子藹然于一堂矣國家億萬年無疆之運不其永孚于庥哉臣不勝願望悚息之至 疏入帝從之

乞慎重贈典奏

隆慶三年

溫純

臣伏見該禮部題覆司禮監太監陳洪乞恩疏蒙聖旨是陳洪侍朕恭慎効有勤勞伊父准贈都督同知母一品夫人後不爲例欽此臣等不勝駭異以爲祖宗二百餘年贈官之制至今始變隨查大明會典凡武職有功封贈父母各照現授職事對品封贈無有贈內官父母爲

一品者先帝時太監溫祥得贈其母爲一品夫人然越禮踰分已當議革而溫祥之父不得預封者以子爲太監父無封太監例耳詎意太監陳洪卽因溫祥贈母而求并贈其父已自無例可比也而該部則曰贈官原比武職事例豈以所引滕祥廕弟姪爲贈官例乎且都督同知與一品夫人皆極品爵也洪不過一五品內侍耳視對品封贈之例旣不相協而內臣之于武職又何相干涉今天下武職多怠玩而不振者以爵賞不足爲天下勸耳使都督同知旣可以無軍功而得則人何必蹈

湯火赴白刃視死如歸耶卽有蹈湯火赴白刃視死如歸者陛下其何贈以加之耶夫贈軍功與無軍功者同則人且不勸況有軍功者尚爲品級拘未盡可得都督同知耶陛下卽以洪爲恭慎爲有勤勞然蟒衣玉帶陛下之所以寵之者亦極矣洪果知恭慎其何忍以私親故而壞國家二百年之制陛下又何忍以宦官故而施此二百年未有之恩耶且此典果出陛下意乎抑因洪曲請而後與乎又因閣臣票擬而後與乎果出洪曲請陛下直以祖宗之制問之彼自當無詞以對若出陛下

意則閣臣當救正部臣當執奏今在廷諸臣皆知出閣
 臣擬則其意不過以上下之情未通遂不得已為調和
 中外計耳夫陛下為天下臣民主不使閣臣直行其道
 而使不得已市恩中貴雖廢祖制壞名器而不顧臣等
 竊以為不可伏惟聖明裁察 奏入帝不納

察變謹微疏

隆慶三年

鄭履淳

臣惟頃年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鳴地震災害洊
 臻正陛下宵旰憂勤時也夫飢寒迫身易為衣食嗷嗷
 赤子聖主之所以為資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

廷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足以資他人
 矣今最急莫如用賢陛下御極三禩矣曾召問一大臣
 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豫防之策乎高
 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僞臣虛納牖之功
 宮闈違克儉之規朝陛拂同舟之義回奏蒙譴補牘奚
 從內批徑出封還何自紀綱因循風俗玩愒功罪罔核
 文案徒繁閭寺潛為厲階善類漸以短氣言涉宮府肆
 撓多端梗在私門堅持不破萬眾惶惶皆謂羣小侮常
 明良疎隔自開闢以來未有若是而永安者伏願奮英

斷以決大計勿爲小故之所淆宏濬哲以任君子勿爲
嬖昵之所惑移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分昭陽細務
之勤而和庶政以蠻裔爲關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
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嘉納殷士儋翁大立諸疏經
史講筵日親無倦臣民章奏與所司面相可否萬幾之
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
踰于此矣 疏入帝大怒杖之百繫刑部獄

請面奏事宜疏

隆慶三年

駱問禮

臣謹上面奏事宜十條一曰陛下躬攬萬幾宜酌用羣

言不執己見使可否予奪皆合天道則有獨斷之美無
自用之失二曰陛下宜日居便殿使侍從官常在左右
非嚮晦不入宮闈則涵養薰陶自多裨益三曰內閣政
事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則講明義理通達政事
皆得其人四曰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始得奉行脫有未
當許封還執奏如六科不封駁諸司失檢察者許御史
糾彈五曰頃詔書兩下皆許諸人直言然所採納者除
言官與一二十大臣外盡付所司而已宜益廣言路凡諸
臣章奏不惟其人惟其言令其皆得自効六曰陛下臨

朝決事凡給事左右如傳旨接奏章之類宜用文武侍從毋使中官參預則窺竊之漸無自而生七曰士習傾危稍或異同輒加排陷自今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衆人言未必得一人言未必非則公論日明士氣可振八曰政令之出宜在必行今所司題覆已報可者未見修舉因循玩愒習爲故常陛下當明作于上敕諸臣奮勵于下以挽頹惰之風九曰面奏之儀宜略去繁文務求實用俾諸臣入而敷奏退而治事無或兩妨斯上下之交可久十曰修撰編檢諸臣宜令更番入直密

邇乘輿一切言動執簡侍書其耳目所不及者諸司或以月報或以季報令得隨事纂緝以垂勸戒焉 疏入 帝不悅宦寺復從中搆之謫問禮楚雄知事

議處安攘大計疏

隆慶四年

高拱

臣惟兵部尚書卽古大司馬之職所以統六師平邦國安危所繫任至重也況二三十年來邊關多事調度爲難則其任尤重所宜多儲其才用之不竭然後可以濟事而乃遇有員缺皇皇求索不得其人豈果世之乏才歟良由養之不豫是以不能猝得于臨時也臣觀兵部

侍郎止如別部額設二員蓋邊關無事之時則然也近年既稱邊關多事而官則如舊或間添一員協理戎政然又時用憲臣侍郎亦非定員則所謂定員者止二人而已而二人者皆協理部事不得隨時出入或欲巡閱邊務未免假借于他官或遇邊方總督員缺未免那移于他處假借他官則非其本職不便行事那移他處則補于東又缺于西且彼此候代道途遙遠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緊急之事無人爲禦臣不意國家如此大事而乃苟且以處至此也臣愚誠中夜以思謂宜于兵

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卽以一人往旣便行事又不煩于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卽以一人往旣可朝發夕至又不費于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旣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險隘敵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略素定遇有尚書員缺卽以其尤深者補之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者若用非其才固不能濟若養之不素雖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卽當自兵部

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預聞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
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不得其人旣未必可用而
又遷爲他官則人無固志視爲傳舍不肯專心于所職
如此者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
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
官于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
備缺卽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
邊方總督缺卽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
出時入以候尙書之缺譬之通政鴻臚然待次于下魚

貫而進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
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臣又思之
養才雖足以備用然勸懲不明何以盡人力體卹不周
何以盡人心臣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是何等苦寒出
入鋒鏑是何等艱險百責萃于前是何等擔當顯罰繩
于後是何等危懼其爲情苦視腹裏之官奚啻十倍而
乃與之同論俸資同議陞擢甚者且或後焉此功臣所
以灰心烈士爲之太息者也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
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在

先他官不得與之同論俸資脫或作奸誤事則律以法脫或任職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入後而不得與他官同論俸資夫稱職者常先則人必欣于進取不稱職者常後則人必懼于蹭蹬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于人力有限窮則不支臣又見邊關總督之臣用之不效者既蒙顯罰而用之效者乃不蒙顧惜事一入手更無援助更無代替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辛苦非惟不得息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腦塗地而後已斯其情不尤苦乎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目可行通融

休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知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旣在上者所深體而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君臣之義卽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臣受皇上眷任誓圖報稱見得邊事廢弛必須得人乃可振起而用人不得其道乃如此若及今不爲之所恐因循愈久愈難收拾可終任其廢弛而已乎故願爲我皇上早爲設處以濟目前之急豫爲儲養以備他日之用

安攘之計或莫先于此也伏望聖明裁斷敕下該部施行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豫蓄乃可濟用覽卿奏處畫周悉具見爲國忠猷都依議行

議處邊方激勸疏

隆慶四年

高拱

臣惟廣東舊稱富饒之地乃頻年以來盜賊充斥師旅繁興民物凋殘狼狽已甚以求其故皆是有司不良所致而有司之不良其說有四用人者以廣東爲瘴海之鄉劣視其地有司由科甲者十之一二而雜流者十之

八九銓除者十之四五而遷謫者十之五六彼其才既不堪而又自知其前路之短多甘心于自棄此其一也嶺南絕徼僻在一隅聲聞旣不通于四方動靜尤難達于朝宁爲有司者苟可欺其撫按卽無復有誰何之者此其一也廣乃財貝所出之地而又通番者衆奇貨爲多本有可漁之利易以豔人此其一也貪風旣成其勢轉盛間有一二自立者撫按旣薦之矣而所劾者亦不過聊取一二苟且塞責固不可以勝劾也彼其見撫按亦莫我何則益以爲得計而無所忌憚居者旣長惡不

俊來者亦淪胥以溺是以貪風牢不可破此其一也以
甘于自棄之人處僻遠之地豔可漁之利而共囿于無
所忌憚之風此所以善政無聞民之憔悴日甚而皆驅
之于盜賊也若不亟處弊將安極查得往歲奉旨多取
進士議者謂當于此等處用之乃竟不肯選去殊爲可
憾合無今後廣東州縣正官必以進士舉人相兼選除
雜流遷謫姑不必用果有治績撫按從實奏薦行取推
陞如其奉職無狀必須盡數察劾處治不得仍前聊取
一二苟且塞責如尙苟且塞責容臣等劾奏治罪庶人

心知警而不敢公然縱肆也然不肖者罰固可以示懲
若使賢者不賞又何以示勸臣等訪得潮州府知府侯
必登公廉有爲威惠並著能使地方鮮盜百姓得以耕
稼爲生此等賢官他處猶少而況于廣東乎若使人皆
如此又何有地方不靖之憂合無將本官先加以從三
品服色俸級令其照舊管事待政成之日另議超陞其
他尙有能靖地方者容臣等訪得續行題請加恩庶人
心知勸而皆有以興起也然臣又思遠方之困敝不止
廣東而廣東特其甚者如廣西雲貴皆稱絕徼近年皆

有兵革之事民亦皆不堪命議處有司亦當以廣東例
行蓋天下雖大實則如人一身必是血脉流通頂踵皆
至然後可以爲人若使遠方功罪之實爲在上者所明
照而君上綜覈之意爲在遠者所周知則誰敢不畏服
誰敢不修職萬里之外如在目前治理之機可運掌上
聖人所以能使中國爲一人用此道也伏望聖明特賜
施行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近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
以致民不聊生盜賊滋蔓這所議甚得弭盜安民之要
都准行

議處邊方有司疏 隆慶四年

高拱

臣惟薊遼山陝沿邊有司雖是牧民之官實有疆場之
責敵騎蹂踐旣難支持百姓凋殘又難綏撫卽以有才
力者爲之猶懼不堪卽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
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謂
以劣處之也彼其用之腹裏尚然罔效又何有于邊方
待之旣薄志意隳沮又何望于展布是以善政無聞而
郡邑之狼狽爲甚皆是用人不當所致蓋徒以地苦其
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蓋徒以邊方爲遠地而曾

不思遠地安然後內地得以安也及今若不亟處恐日後狼狽愈極而不可收拾所關非細臣惟國家用人不當爲官擇地祇當爲地擇官今邊方旣係要緊之地又皆狼狽則尤宜以賢者處之合無今後各邊有司必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而又議其賞罰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北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特著奇績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其才略恢宏可當大任卽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者惟以治效爲

準不必論其出身資格若乃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乃觀望推諉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旣開功名之路以歆之于前則不肯不盡其心又有嚴罰以繩之于後則不敢不盡其力庶乎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也然臣又思功名之路旣開則又有本是腹裏而借邊方省分之名以圖倖進者亦不可不豫爲一定之說臣等查得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自在安樂等州縣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

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永寧寧鄉苛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邱等州縣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此六十一處乃是邊方前項事宜惟當行之于此其他雖是薊遼山陝所屬不得概以邊稱徒資俸路其各府佐貳在邊任事者賞罰亦同前議則事體有定不復得有假借者矣臣因見得沿邊郡邑敝壞必當爲處日夜念此至熟故敢特效其愚伏望聖明裁斷施

行邊方幸甚 疏入得旨邊方有司防守攸賴委宜加意這所議都准行

辯大冤以正法疏

隆慶四年

高拱

臣謹奏近該審錄重囚該刑部循例會同吏部都察院大理寺先于朝房內將各犯招由詳加檢閱內看得一起王金係陝西鄠縣民陶世恩陶倣俱係湖廣黃岡縣人申世文係陝西三原縣人劉文彬係湖廣黃岡縣人高守中係河南太康縣人該王金招稱在官陶世恩由父陶仲文進用恩陞尚寶司少卿自幼傳習陶仲文僞

書世恩在官姪陶倣見世恩係近侍官員不合互相交結有在官申世文與金鄉里在官劉文彬武當山道士在官高守中俱與陶世恩鄉里金等各不合陸續來京互相援引與陶世恩陶倣結交窺探內情金等因結黨深固遂不合妄造藥物希求倖用陶倣妄造丸白等藥及兜肚香袍陶世恩妄造小涵等丹內用麝香附子等熱藥金妄造百花等酒令人喫飲卽刻丹田發熱申世文妄造天水生元丹劉文彬妄造經驗仙丹高守中妄造三元等丹各陸續奏進因前項丹藥俱係熱燥傷人

之物致蒙大行皇帝誤服聖躬違和金與陶世恩陶倣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各慮罪重仍各不合朋謀合製金裏水敷臍丸及太乙寶丹從鼻孔吸進扶同奏入又蒙誤服內傷彌重至嘉靖四十五年十月內金等又不合妄進湯藥一服內有大黃芒硝等物遂損聖體當蒙遺詔方士人等各正刑章本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荷蒙恩詔遵奉遺詔內開王金陶倣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陶世恩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著錦衣衛拏送法司從重究問欽此蒙錦衣衛將金等拏獲開送刑部陝西司嚴

究各情明白將王金陶世恩陶倣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俱問擬比依子弑父者律各凌遲處死決不待時等因臣等閱此招由不勝隱慟流涕曰先帝之受誣一至此哉至訊日何可對衆出言審問故今亦不敢議而特爲皇上辯明其說古之人君有殞于非命不得正其終者其名至爲不美蓋實有其事而不容掩故有以流傳而取譏于後也若我先帝果是不得正終實有其事否乎先帝聰明睿智允文允武事無大小悉洞燭其隱微至于寶愛聖體尤極詳慎卽用太醫院官一劑亦必有

御札與輔臣商摧安肯不問可否輕服方士之藥又安有旣服受傷不以爲言又復服之之理此自陛下所明知也今乃曰熱藥傷人之物致蒙誤服聖躬違和又曰丹藥從鼻孔吸進又蒙誤服內傷彌重皇天后土在上然耶否耶先帝聖主也何乃不自愛重至是耶果聞自何人何所證據而云然耶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壽考令終蓋自古所罕有者末年抱病經歲從容上賓曾無暴遽此亦天下所共聞也今乃曰金等又妄進湯藥內有大黃芒硝等物遂損聖體乃擬王金等比依

子弑父之律謂先帝是王金等所害皇天后土在上然耶否耶先帝聖主也何乃致于非命至是耶又果聞自何人何所證據而云然耶議事者不知意何所爲乃假先帝爲辭誣以不得正終其將謂先帝爲何如且陛下以父子之間而明于陛下前誣先帝以不得正終其將謂陛下爲何如今罪囚招中明開先帝爲人所害是何事體每歲審錄大庭之上明說先帝爲人所害是何語言凡在臣民皆不忍聞久懷痛憤九重高遠此等形狀何由得知臣如不言其誰爲陛下言者若不亟明其事

恐天下後世信以爲真卒使先帝抱不白之冤于天上留不美之名于人間則天地古今之變無有大于此者而陛下亦何以爲情也伏望敕下法司會同多官將王金等從公再問務見的確然後渙發綸音明其事于天下宣付史館明其事于後世使皆知先帝以正而終更無他說則不惟可以仰慰先帝在天之靈而陛下爲親昭雪亦可以明父子之恩臣等爲君昭雪亦可以盡君臣之義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至于王金等臣等非欲爲開釋直以先帝受誣臣等一念赤忠萬分不能自己特

爲先帝辯耳彼王金等者惡孽滔天自有當誅之罪今只宜以本等罪名誅之萬死何足惜哉 疏入得旨這事情重大著法司會同多官從實究問明白來說

議處本兵司屬疏

隆慶四年

高拱

臣拱具奏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已蒙聖明准允容臣等仔細體訪于本兵司屬中分別其可留者留可處者處其別衙門官有可調爲本兵司屬者調區計停當陸續題請外臣等又思得方今邊徼用兵之處惟是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風土不

一事體各異每遇有事本兵處分止憑奏報之詞別無據證以故常不得其的確臣愚謂宜于是數處之人擇其有才力知兵事者每處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爲本兵司屬彼生于其地身家之慮旣無不周至如山川之險易將領之賢否士馬之強弱與夫奏報之虛實功罪之真僞皆其所知便可一問而得以是爲參伍之資處分或無不當且是數處者旣有其人然亦不過司屬二分之一餘員尚多天下之人皆在固非偏用邊人伏望聖明裁定敕下臣等施行仍乞著爲令甲永遠遵守俾

是數處之人在兵部者後先繼續不至間斷其于邊務所裨必多 疏入得旨這兵部司屬依擬選用并著爲令

請豫調保邊入援兵馬疏 隆慶四年 譚 綸

臣謹奏本月二十二日酉時據分守石塘嶺參將陳勛揭稟白海子迤北瞭見敵兵約長七八十里于八月十三日起身往東北行走又據薊鎮總兵官戚繼光揭稱西路敵兵十分重多已到境外地名商都等因各報到臣該臣督同鎮巡等官查照節年事規將主客官軍酌

量地勢衝緩題請分布乘牆列守而又議以黃花居庸鎮邊三路有警該昌鎮總兵官楊四畏統領本標官兵首先應援迎敵古北牆子嶺曹家寨石塘嶺有警該西路副總兵官李超統領本營并臣標將李如楨等標兵首先應援迎敵馬蘭松棚太平三路有警該總理都督戚繼光首先應援迎敵燕河臺頭石門山海關四路有警該東路副總兵官胡守仁統領巡撫標下及本營標兵首先應援迎敵而臣與巡撫都御史各往來督理遇警隨營調度各該總協等官本路無警他路有警即便

相機策應夫分路列戍布置雖詳但邊長人稀全仗軍門鎮巡協守標兵近者則首先迎敵遠者則相繼應援設使直入一路或分伺兩路又地方相去不遠卽有二三十萬之衆臣等以四標全力合併拒阻卽不資外助可保萬全但今據所報西路且有二十萬衆東路懲創往年挫衄之事糾合各部計亦不下十萬屢報西路謀入黃花鎮而東路又謀入古北口東西又犯入馬蘭峪是分爲三路矣東路則謀犯義院口爲石門寨所屬又謀犯界嶺口爲臺頭營所屬又謀犯冷口爲燕河營所

屬又謀犯潘家口爲松棚谷所屬卽未能四路並犯但今四路內屬諸番各自逃去亦必有分犯二路之意且一路遇敵左右二路俱當戒嚴是薊昌一十四路東西相去二千餘里處處受敵臣等各標之兵可以應援截殺者纔有四營東二營合車騎步兵計三萬有奇昌平一營不滿六千又抽諸長陵等八衛之人最爲脆弱難恃所堪恃者僅東之三營耳以三營三萬之兵而當三十萬五路入犯之衆已爲力不能支而況黃花鎮爲陵寢重地臣必自將密雲一營合昌平標兵誓死以當黃

花一路則所謂古北石塘曹家寨牆子嶺首先迎敵已無其兵而東路既欲分犯二處則副總兵胡守仁卽合巡撫標下之兵其力亦難兼顧總兵戚繼光協總兵胡守仁卽如初議遇警首先迎敵亦再無別兵可以調發相繼應援臣等用是苦心籌畫無所措手爲今之計合無請乞敕下該部豫將保定鎮撫應援兵馬行令整搦三枝星馳前赴密雲聽臣分撥標兵三千相兼前去駐劄石匣營適中地方專備古北牆子曹家寨石塘嶺有警分投赴邊併力拒阻又行遼東鎮巡官豫將入援人馬

星馳進關至石門寨臺頭營屯劄專備東路土蠻如果分犯二處總兵王治道與副總胡守仁督兵分投拒遏巡撫都御史劉應節往來調度俾臣得以專當黃花鎮一面保護陵寢戚繼光專當馬松太平三路如或黃花鎮無警臣仍率協總李超標將李如檣等專待牆古曹石首先迎敵而以保定援兵分發西自牆古曹石東至馬松太平遇急策應又或牆古曹石無警而敵悉衆分犯馬蘭以東臣則親率標兵以東而以保定應援兵馬留在平谷以西一則防備西路突瞰我虛一以豫備內

地又或馬松無警而牆古以西或得潰入則戚繼光躬率全營標兵星馳而西與臣連營奮戰如此則勝算粗定不致顧此失彼若謂二鎮援兵必待敵已潰牆而後入關策應則有焦頭爛額之功不如曲突徙薪之萬全也伏望聖明軫念敵衆兵寡俯賜俞允畿輔地方幸甚臣愚不勝幸甚 疏入帝從之

言邊事疏

隆慶四年

王崇古

臣竊惟諳達橫行塞外幾五十年威制諸部侵擾邊圉今神厭凶德骨肉離叛巴噶柰濟千里來降宜給宅舍

授官職豐餼廩服用以悅其心嚴禁出入以虞其詐若諳達臨邊索取則責令縛送拜牲諸逆還被掠人口然後以禮遣歸策之上也若遂桀驁稱兵不可理論則明示欲殺以撓其志彼望生還必懼我制其死命不敢大逞然後徐行吾計策之中也若彼遂棄而不求則當厚加資養結以恩信其部衆繼降者處之塞下卽令巴噶柰濟統領之如漢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他日諳達死子錫稜阿必有其衆因加巴噶柰濟名號令收集餘衆自爲一部錫稜阿必忿爭兩族若互相讎殺則按兵稱助

彼無暇侵陵我遂得休息又一策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諳達日夜南望侵擾不已又或使之隨營立功彼素驕貴不受驅策駕馭苟乖必滋怨望頓生颺去之心終貽反噬之禍均爲無策矣伏乞陛下採擇施行 疏
入帝從之

言宜許諳達貢市疏

隆慶四年

王崇古

臣謹奏昔先帝旣誅仇鸞制復言開市者斬邊臣何敢故違禁旨自陷重辟但敵勢旣異昔強我兵亦非昔怯不當援以爲例夫先帝禁開馬市未禁北敵之納款今

敵求貢市不過如遼東開原廣寧之例商人自以有無貿易非請復開馬市也諳達父子兄弟橫行四五十年震驚宸嚴流毒畿輔莫收邊劉功者誠緣議論太多文網牽制使邊臣無所措手足耳昨秋諳達東行京師戒嚴至倡運輓塞聚灰門乘城之計今納款求貢又必責以久要欲保百年無事否則治首事之罪豈惟臣等不能逆料他時雖諳達亦恐能保其身不能制諸部于身後也夫拒敵甚易執先帝禁旨一言可決但敵旣不得請懷憤而去縱以巴噶柰濟之故不擾宣大而土蠻三

衛歲窺薊遼濟農賓都侵擾西鄙息警無時財力殫屈
雖智者無以善其後矣昔額森以尅減馬價而稱兵忠
順王以元裔而封哈密小王子由大同二年三貢此皆
前代封貢故事也夫揆之時勢旣當俯從攷之典故非
今創始堂堂天朝容荒服之來王昭聖圖之廣大以示
東西諸部傳之天下萬世諸臣何疑憚而不爲耶 疏
入帝從之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八

